

豐川任氏世譜

序

吾嘗治一區田種瓜十餘本其始也離根不遠蔓生子結歷歷可指稍久漸繁引蔓尋子僅能辨其本及其莖葉相交左施右覃愈遠而愈不可辨由此觀之吾任始祖以來殆近千年蕃衍子性列在四方者其數不億今此氏族之繁奚異於以上瓜瓞之盛也哉以故由來派系自定平譜乃至丙辰譜尋源溯流開卷昭然自丙辰于今四十餘年間後進之不入其譜者倍加一層則爲先時急務即修譜事也噫挽近以來歐風亞兩人心變換慕先敦族等事置之念外恒所慨歎何幸諸宗同心宣力創設譜所不替年而功告訖其誠心也舉宗之經綸大事如是速速結梢此無乃苦心勞力之致耶在傍不無一言之贊故茲以草草文字書之如右 歲丁酉小春初旬後孫正宰謹序

又序

有木一本千枝萬葉而必有歸根之理有泉一源千曲萬折而終有必東之勢人而忘本何以立於世乎苟欲究本末微譜亦曷以哉譜也者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辨昭穆

而明倫理章先德而裕後昆垂之無窮實合族之帳籍傳家之史乘也述之而克守守之而克修修之而克慎無或失於草率缺略無或失於附會矜飾可以成一家之信可以符一國之信然後是可謂尊祖敦族之本意也今距丙辰修譜四十有餘年京鄉諸宗用是爲憂收議重刊殫誠竭力不幾月而告功甚盛舉也嗚呼挽近世代變革人文渙散倫理晦塞此時斯舉折有關於世道歟譜例則仍舊編摩附錄則有闕增補先祖先哲豐功碩德懿蹟善行代不乏書斑斑可徵於百世之下實我宗人鴻寶也他人猶可觀感況其後裔者安得不感慕而效則之哉古語云賢父兄之下必有好子孫凡我同譜者率其子弟奉閱是譜講明是書孝悌之心仁愛之性感發於斯上承先烈下垂後範今日重刊其於辨昭穆明倫理之道似有輔於萬一矣詩曰無念爾祖率修厥德謹書此告于宗中願與宗儻共勉之共警之

檀紀四二九〇年丁酉仲冬 後孫利鎬謹序

豐川任氏世譜
首編

一世

任溫

或云中國紹興府
慈溪縣人
官銀紫光祿大夫
而無可攷
配

謹按豐川邑誌間
無朴達山而豐海
陶谷洞也則舊譜
山之稱未知何據
府南三十里而為
公墓所雖曰府東
山相距為四十里
野判割南北則舊

二世

子可珪

製述業進士
珪一作圭
配

諸土人則境內本
君墓所即遊山面
興事蹟碑中朴達
也又按磚石山在
郡衙之正案御史
實則正北與磚石
而中間有巨川大
譜中墓所之在磚

三世

子備

官尙衣局奉御
配

四世

子徒

官檢校大將軍
豐川府南二十里
朴達山陶谷辛坐
原側得斷碑公配
安氏公後孫輔家
藏系牒中公配盧
氏

五世

子天裕

古諱章美

姓苑叢譜云秉忠
奮義同德贊化功
臣壁上三韓三重
大匡門下侍中都
評議司事判兵部
事兼八衛上護軍
經筵事豐海君墓
在豐川○配慶州
李氏封鷄林郡夫
人○陶谷辛坐原
有一古墓故老傳
為豐海君葬山
英宗癸丑年間得
片石於墓傍百餘
步只有任公二字
正宗丙午又得斷
碑於原左近地凡
三行十五字稱顯

六世

子澍

仕高麗忠烈王朝
至元癸未為慶尙
道秋冬等按察使
一作按廉使歷官
御史大夫一作朝
靖大夫或稱朝奉
大夫監門衛大將
軍致仕墓在豐川
府東五里許上里
磚石山下子坐有
表石十代孫統撰
陰記○配昌德陳
氏主簿同德弘道
女禮賓寺承同正
詛孫司宰卿力升
曾孫豐山洪元烈
外孫○丙寅海州
譜云公始來東國

七世

子子公

號虛齋

仕高麗忠烈王朝
誅賊臣曹瑄策勳
賜爵元亮翊贊靖
亂功臣西院河府
君歷侍中判三司
墓松禾華藏山子
坐有表石六代孫
鐵中撰陰記十代
孫義伯以撰重建
歲以十月朔日設
祭○配驪興閔氏
都僉議贊成事良
敏公冀女大將軍
敷孫郎將仁徽曾
孫修門殿集政太
學士文正公文化
柳璫外孫墓在磚
石山下御史公墓

豐川任氏世譜

跋

有國則有史國而無史無徵有家則有乘家而無乘無聞凡言家乘者即譜牒文獻之謂也
吾家修譜距丙辰爲四十有二年歲月流邁人事變遷父而子而孫而倫序繼承生而卒而
葬而典型顯殊况復八年兵禍偏延我國國土兩斷父子而有不相見面兄弟而有莫相遇
氣然而不譜將何以徵於後來哉顧餘淺見識蟄居窮鄉先世潛德未嘗闡揚先哲遺風
未嘗觀瞻居常慚懼乃與數三同宗巡訪幾處宗黨獻議修譜則幸乎諸宗不以人廢言咸
曰諾於是乎設定譜所於田大即日發棗於京鄉諸宗中以收譜單或郵遞而通信或跋涉
而往訪五六人員無所間斷從事於斯僅過幾月而事乃告訖是敢曰志願畢矣歟嗚呼同
譜諸宗慕先德而光先德闡先美而趾先美使見者觀感使聞者敬服今日重修之功豈不
大矣哉謹以是爲重刊顛末 察訪公十二代孫瑛準謹跋

又跋

惟我任氏典書公派譜也吾任之譜始於定平海州二譜厥後間世續刊譜凡五回而世代

則辛酉丙寅前丁巳後丁巳及丙辰年間也自 肅廟至于 高廟時經來屢百年又是派

譜間多則先德倫理昭然可攷然世變時遷尤須敦合宗族之日故此我 典書公派譜所

以設也譜將成或有詰之者曰以 府院君典書公伯仲兩派合譜則謂之大同猶可也今

以 典書公一派謂之大同亦可乎答曰不然一派大同亦曰幸矣顧今兵戈阻絕南北分

裂保合宗族實是爲難而幸見一派敦合所以謂之大同也更無所詰夫譜也者尊祖敬宗

而先須明世系辨昭穆以傳諸後來者因是繼續則吾任之家範允爲世則矣肆以族子族

子首事於丁酉某某賢勞之譜乃利成惟我 典書公靈默佑之致也敬而贊之庸付一言

於譜編之下云爾 歲丁酉仲冬上旬後孫鶴宰謹書

豐川任氏世譜附錄上

附錄序

有氏族而無文獻猶有質而無文雖鉅姓大族無以聞於今徵於後故作譜者是不可疎漏先祖有善知而不傳不仁也無美而稱之誣也故秉筆者是不可少忽也竊惟我任肇胄豐川厥有舊矣上下千載名公聞人哀落相望若其行蹟行誼固不可一二枚舉而就其中忠孝也道德也節烈也功勳也文學也炳烺乎史乘昭著于朝野者與夫嘉言善行足以範世警俗者撰之於狀誌碑碣或述之於輓誄詩文闡揚幽潛則是皆可爲傳世文獻而固非一家之所私藏者也曾於丙辰蒐集而附錄今又繼述而補綴以成一局是可謂有質而有文也使萬千後承觀泐而勿墜謹守而無愆尊祖敦宗之義承先慕烈之道庶幾復觀於今日則今日重修者之志願亦云畢矣歟至若編摩之際詳畧不同顯者顯晦者晦信傳信疑傳疑者即史家之作法也亦譜家之所不能免者也然所貴乎譜者奚特爲顯達者而已哉唯忠莊謹嚴不墜家聲永保無窮則祖宗在天之靈必曰予有後也矣可不戒之可不警之哉余以淺識猥叅譜役雖不文有所感於心者畧書如右願我同宗共其勉之

又序

丁酉臘月中旬

後孫斗鎬謹序

蓋道也者無過不及之謂也義也者存禮辨彝之稱也於此二者或有少次則天地塞人事滅矣可不懼哉故聖人教民以禮是明倫理辨善惡之意也然則其明辨之道非文不可以考之故古人作譜而辨昭穆作文而讚善惡秉筆者豈可一毫加減也哉竊惟我任姓貫豐川厥有舊矣先祖之佳言懿行足以爲誇於世而不愧即亦足爲百世之文獻矣後爲子孫者可謂善得其祖矣然而爲子孫者忽於史乘而泯沒不傳即上墜祖先之事業下失後來之明燭又重之世道降夷人心分離馳心於紛華之未不究講明道義之理若此不已上所云天地塞人事滅不幸近之矣豈不寒心哉以故某某諸宗慨然有志乎追遠溯本之意鬼集先祖文獻名曰附錄使我子孫永爲家藏之寶雖曰士家例業而當此板蕩之世不有此舉即其於承先慕烈之道茫然不知條理矣以此觀之今日此舉保承家聲醫俗警民莫有大於此者也豈不美哉豈不幸哉余以不敏猥修忒文極涉罪愆同是吾家之事故忘拙構成豈敢曰序文云乎哉 丁酉臘月中旬後孫伯淳謹序

舊序

辛酉譜序

定平初刊時

吾任出于豐川自諱溫而始譜子可珪子備子徒子天裕相傳此五世紹興府慈溪縣人也
子澍始來東國舊譜曰其來也賜籍於豐川賜第于松京昌善坊而舊譜甚略漏雖疏其支
派而或闕焉宗中之先哲又無有詳述而闡明者是可憾也故吾宗人之論曰其稱自中華
來者譜略而不足徵世遠而無可攷若信其傳而記之或恐其誣其先也無寧闕疑之爲愈
也斯言謹而恕吾無以釋其疑焉姑抽其見於載籍及家牒者旁取其也傳以叙之先祖涵
事忠烈王嘗按察嶺南終監門尉大將軍而常稱御史大夫室陳氏昌德弘道之女也墓在
豐川府南疑北字封樹至今守之有二子子松子順此則詳於牒者也傳者曰以魯國公主
媵從而來焉其言魯國者誤也按忠烈王以世子在燕京尙元世祖忽都魯公主聞元宗之
薨歸國而耶位遣使逆公主耶至元十一年甲戌也其明年宋幼主囚于燕麗元既結甥舅
之親爲一家公主亦開府置僚其陪衛從官固宜有官給田廬擢躋職仕者其嶺南監營志
曰先祖以至元癸未秋冬爲按察使去甲戌恰十年矣華人之歸于我者自羅麗兩朝其尊
寵之若雙學士者多焉旣委質而臣亦可致顯融是未可知也傳者曰本以宋朝臣國亡而

奔斯言至杳茫而無所稽焉然而有可疑者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常奴婢漢人當伯顏之入
臨安以三宮百官及國子諸生而北遷其俘宋臣爲公主陪從無足恠者昔晉獻公滅虞執
虞公及井伯之勝秦穆姬春秋之時已無道矣曾謂胡元而不能爲此乎余所論者雖不敢
自必特據世傳之說叅以史家人將無謂余誕乎哉嗚呼先祖之事跡今難悉矣疑傳疑信
傳信此作史之法爲族譜者亦富取之舊譜其可盡泯世傳其可盡斥乎李芝峯歷數東方
大姓出於華者豐川任氏與南陽洪氏延安李氏並列李月沙志任氏之墓曰於御史公肇
任于豐此言御史公之始籍於豐川也故余以爲任氏來自中國信矣若宋朝臣若公上從
官固當置諸然疑之間也已其後伯子子松公立勳錫封仲子子順公赤都卿列自公之按
察嶺南歲歷一百一十爲我 太祖革命之元年綿今四百餘祀而吾任之折居四方者不
可勝紀皆伯仲公之裔也然而仲公之裔益蕃以大其麗視伯公當倍蓰而至於聞人鉅公
奕世有譽則伯仲兩派同也吾宗丈映氏出守定平爲書報余曰吾欲鉅族譜余欲有辨難
而以未及就銓爲恨已而復書曰譜方入梓子宜序余不敢辭遂詳其原大欲補其世牒之
漏果足以當吾宗人之意乎因而告曰伯仲公兩派當爲上下編惟錄其外孫母及其後恐

繁而未易尋也其降在賦畝不能明兵也系者姑闕之俟他日顯者出而更續之可也嗚呼古之合宗收族之法今亡矣苟譜牒行於世足以別大小之宗辨昭穆之序分遠近之親其關風教而厚民彝者非淺鮮矣吾任號爲盛族而譜猶未大備此吾宗之愧也今映氏旣倡之矣繼茲而添修之不至失墜者其不在後人乎此則欲與諸宗人共勉焉

歲在辛酉臘月上院 後孫吏曹參議 相元謹書

又後序

先大父得族譜一本於豐川宗人之家余幼而及見之紙弊而字多脫蓋舊物也以天裕以上五代爲慈溪縣人以御史公爲始來東國且言賜籍豐川賜第松京昌善坊其譜族祖叅判公取觀而不還今失之族人任璫錄得一本於安東宗人之家所記亦如此且以御史公爲始祖所疑已釋六七矣余之七代六代祖碣文具在暇日試閱之亦以御史公爲始祖不及其先其意亦可推也或曰御史爵躋穹秩始基家聲當爲吾宗之本源此則不然今夫名門貴胄其鼻祖多起於戶長子孫必稱舉者義不遺其本也任氏顯入墓銘多載於東人文集序系惟及於御史無述先祖溫者此何故而然耶余家舊有小牒稱陪魯國公主而來東

余久知其誤今已辨之大抵吾宗之譜前未有修者御史事跡不見於史籍雖間載於世牒不記年月本末且無碣文之傳其所記皆單辭雙語或出於累經兵燹之餘子孫欲陳其本則輒以誕妄爲嫌謬誤爲慮趙趙猶豫不敢明言乃欲弁其所傳而湮滅之甚矣其不思也今之士大夫其先之出於中華者門第相望亦何嘗諱焉或曰吾未得其詳故也夫吾任無老少貴賤問其本則必曰中國是必有所自起世緒諸世牒誦諸舊聞則得矣必見諸史而況乎御史以下譜皆識其藏五世以上不言墳壙之所寄此亦可知也嗚呼不忘其本者厚也吾故深究而備列之後雖有足徵之文出焉吾庶乎無失矣後孫相元謹序

舊本書年
月官卿而

前書既書之
故不再書

又序

族譜譜吾族也吾族本於西河而餘派分流皆祖宗于此譜則祖考之所自出子孫之所以分班班可考矣夫高祖而玄孫則服宗也鼻玄而耳雲則塗人也吁以服宗而分而爲塗人勢也其不免於忽忘焉者歟矣幸其不至於塗人也使知某祖某胎某孫某裔而不以之忽忘焉者微族譜曷以此譜之所以創始也世之名刊右族莫不有譜宗而行之獨吾宗無聞

焉欠事父事粵在數十年前宗丈叅判義伯令公按南臬也有意刊行諸我諸宗草譜而去未及繡梓而解歸且於丙辰歲余綰陝川郡章宗侄弘望紆蔚山府綏合議刊行而解歸未成猶夫叅判公也今年春余以松都少尹移拜定平府本府雖殘鳩財需工司刻之無難而猶恨譜法之未得消詳矣柳僉正錫昌甫適承恩遷居停干府東村舍昕夕相對得其爲人於事無不通而尤邃於譜法者余請代祝柳不辭爲余謄正不閱月而告訖其亦有待而然耶所謂因人成事而吾之志願畢矣譜旣訖求序於吾宗相元氏相元氏顯於宗而老於文者爲序頗詳密固不假余一二贅言而或慮後來不知聚矢之勞汗顏之勤不避僭越謹跋于後歲在辛酉^{十月}月上浣後孫定平府使暎謹跋

舊丙寅譜跋

海營再刊時

右我任氏譜若干卷伯父護軍公始纂集余與宗兄慶昌甫繼而修潤俱未刊行至辛酉歲宗叔府使暎始鋟梓于咸鏡道之定平府叅判相元甫作叙文以弁之甚盛舉也時余出宰耽羅距定平水陸三千里遠不能相其役欲有所辨難而亦未遑焉粵明年壬戌秋與宗叔奎宗兄相元會于銀臺公退之暇謀所以更鋟盖以定平本間或有疎略舛訛方與住復叅

證而未數月映氏卽世未及就正可恨也已余懼愈久愈失其真遂與慶昌甫博考世牒質之舊聞閱數歲而書始成是書也視舊本少加櫟括其所以書生卒者徵其時也書娶氏者明其出也只書外孫而不及後派者重本宗也宗派有未瑩年代有可疑則書諸別錄者亦作史者傳信傳疑之道也編已脫藁而猶以未卽入梓爲恨俄而有海臬之命吾任之姓鄉適在吾封內時乎不可失遂放諸宗丈按道時故事率道內宗人會于西河增築先隴追復舊基所以不忘本也退而卽付剞劂以廣其傳所以繼前功也勉後人也若夫吾任之所由始則世遠矣譜略矣無可以考信與其信傳無寧闕疑者余之意也叅判之已採而序今不贅崇禎後丙寅暮春下泮後孫黃海道觀察使弘望謹識

又跋

吾族譜旣成宗兄德章謂余曰譜不能無舛又不能無漏其具美而無疵者世罕見一二也遂博求諸譜詳泝胄系補遺正訛源分派明其序也有則其志也有綱闕其可疑傳其可信余上下研窮迄未有可摘者其精核固譜史之遷董也已而德章出按海西喜曰吾鄉也其可以成吾志乎遂聚宗上冢增修舊封仍鐫譜以行而屬余跋之所欲言者已見於序矣遂

以餘意繫之曰譜詳於其貴略於其賤者何也其顯者易述微者難徵也間志婚娶者何也明其系而示後也乃譜法也錄外裔而不遠及者何也表其出而慮其亂也知其絕而不悉續者何也繁矣哉力所未易周也嗚呼世於飲食草木猶有譜有述況士大夫之所自興者乎吾與德章俱藉先疋身被弁冕其篤于世譜若此者故以講合族之驛而章先德也豈敢曰貴其宗也裔孫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相元謹跋

又序

丁巳三刊時

吾任氏舊有譜曾王父恬軒公爲之序而譜甚略或以爲御史公始來東豐海君以上五代即中國紹興府慈溪縣人其說杳茫疎菴萬休及恬軒諸公蓋嘗疑其謬而無文籍可徵亦不敢斷以爲非是其後百餘年族大父牧使公邁過慶州吐含山佛國寺見寺藏古蹟若先生按者有始祖及御史公姓諱豐川宗人居府南朴達山下陶谷里里傍辛坐之原得一斷碑有檢校公姓諱寺藏記載或不無舛訛碑識體式亦大異於今久遠事雖不可強鮮要之非中國人即此決矣惜乎前人之未及聞也 英宗癸亥諸宗人齊會議修譜以府院君及

典書公伯仲支裔俱盛分作上下編可便考閱遂各委其子孫主之先後收單次第成帙迄于今五十年收族務欲其廣而疑信并傳註錄悉從原單而詳略不同斯亦譜家之所不能免也氏族之有譜古無聞焉至宋始有之若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之譜可見此今人之譜可謂太略矣亦豈薄乎云哉所貴乎譜者非但譜其世也祖先之辛勤立門戶以庇其後人者厥有由焉任氏上世多以文學顯其出而用於世處而行乎家槩可知也多質而少華不苟異以爲高不苟同以求媚不汲汲於人而居之以靜不逐逐於世而守之以拙顧今年代既久典刑雖遠遺風餘烈尙有存者散處京外顯晦或殊而大略知詩書之爲可業文字之爲可貴縱不免齟齬於勢利之塗迺潤於功名之會亦庶幾保有身家母辱其祖先詩云母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母忝爾所生凡我宗人其勉之哉勉之哉後孫崇祿大夫判敦寧府事兼判義禁府事希曾謹序

族譜跋

後丁巳四刊時

任氏譜厥有三本曰定平曰海州曰丁巳丁巳以後不復修譜者迄于今甲子一周矣蓋前功不繼後人何述焉惟吾諸宗長用是爲憂合謀重刊補遺正訛靡有餘恨甚盛舉也但府

院君典書公伯仲兩派不同一譜而今以宗議之不一未免爲派譜是可慨也然尤菴先生嘗自爲宋氏譜序有云世益遠子姓益多則收爲一譜難矣伊後則使得別自爲譜各自高玄再而成九以俟刪集則亦當復有會通之時矣然則派譜固不可謂無所受之而且合則離離則合亦物理也今雖派譜乎又安知無異日之會通也耶是所撰而俟也書旣成諸宗長命憲晦識其卷末憲晦病伏鄉曲旣不與相編摩之役不敢又以不文辭略書所感于心者如右若其忠事君孝事親廉爲吏學立身之道則有歐陽公之文其厚風俗尊朝廷之義則程張二夫子之說詳且明矣茲不復贅云後孫祭酒憲晦謹書

舊丙辰譜序

丙辰五刊時

譜所以別宗支序昭穆而其歸止於明倫理而已倫理旣明則近而父子兄弟遠而功總祖免又遠而蘇氏所謂塗人張子所謂同胞無不包含於其中而風俗教化亦隨而厚且正矣譜之力豈淺鮮哉吾任之得姓殆近千年譜凡四出定平海州前後丁巳是也今去丁巳幾六十年子孫之繁衍宗族之分張固非家牒口碑所能盡記而遠播也則此非繼先裕後者之所當憂而所當責者哉何幸今者京鄉諸宗創議重刊以余爲都有司之任余年迫耄耄

蟄伏窮鄉未嘗有一日董役之勞曷勝冒名之耻幸賴僉員之旋力晷未周而功告訖又何其神速也竊爲我僉員賀之乃盥手奉閱則祖先雖遠諸子諸孫有若羅立膝下井井而有昭有穆子孫雖多羣弟羣兄況如列在眼前章章而以序以次百世之祖八路之宗宛然作一室中人伊祈氏之九族旣睦張公藝之九世同居豈獨專美於古聊且先哲之豐功碩德忠孝節行輝映乎國乘炳烺乎家傳者裒集成編附錄于下以成一家之文獻亦一美事也噫因此而更有厚望於諸宗者存焉蓋譜之用敦睦最大何者敦睦之心根之於孝悌推之爲仁愛宗族旣睦則上承先烈下垂後範固是分以而仁愛之心遠暨民物亦將次第件事也其効奚止一家之事而已哉此則諸宗之所嘗講究者也豈待余言雖然余於此抑不無感慨者發焉挽近修譜之舉無家無之而未聞有敦睦之風由此而益篤茲曷故焉是無乃名實不符本末互反文勝而反有以滅其質者耶凡我譜宗痛懲猛勗治心做事迥超俗臼雍睦之風自成一家以模範於後昆則倫理不患其不明而父子兄弟盡其道功總裡免極其和向之視以塗人者盡入於團室翕和之中而同胞羣生亦將陶鎔化域共享我并生之樂矣曷不休哉曷不睦哉凡觀此譜者不識此義諦只視以尋常辨族之書則亦非本義也

嗚呼諸宗警之哉勉之哉是譜也殫慮致力克臻成就前餉官炯準實尸之而創其議助其事者昌宰也至若讎校增刪編輯成書進士憲鎬與柄宰一宰最有力焉噫粵在丁巳之役柄宰之生養二祖管攝終始而餉官之先公亦有聚尖汗顏之勞是余耳目之所逮也及今繼成之功又出其家亦奇矣哉並表而書之歲丙辰上元日後孫正三品通政大夫昶準謹序

又序

譜所以明倫理也別宗支序昭穆而倫理其在中井井不紊此蘇氏所謂觀吾之譜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者而今吾豐川譜之所以重鐫也嗚虓夫自一人之身而至爲塗人則倫理其明而譜果不足修歟粵我豐川之著姓殆近千年有辛酉丙寅前後丁巳譜而今去丁巳已過一世修譜之期矣後生者不得與於斯譜子而孫而曾玄孫而至有爲所不知之人則重鐫之役甚盛舉也由是而將見合爲一體其爲功總者爲祀免者竭而爲塗人者相與愛敬身益疏而情愈戚分已盡而義愈篤矣蓋孝悌之道一變而爲睦婣睦婣之道一變而爲仁民愛物苟欲仁愛必本孝悌孝悌之道衰而仁愛之政亡是以世衰民散九族不親而葛藟

角弓之詩作矣然則斯舉也豈非有關於世道歟凡閱一歲而功告完諸宗黨屬余以序其
何敢以不文辭若夫義例之一仍舊則前後紀述在焉余又何贅竊伏念惟我先祖毓德備
祉劬躬壽後垂屢今十世而或以道學節義名或以勲業文章顯名碩相望代不絕書未嘗
有身陷不義名之以亂臣賊子者而率以孝悌詩禮爲家傳人皆艷稱此則來裔之所當惕
念而勿墜者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無念爾祖王修厥德凡同斯譜者思所以
修厥德趾前武必以明倫理爲本而知孝悌又爲倫理之本則庶幾不失修譜之本意云爾
後孫前行溫陽郡守良宰謹序

跋

夫家之有乘類國之有史溯源派而辨昭穆章先德而繼後裔吾任譜之出亦良有是也始
自定平而倡逮夫海州而定又至丁巳而修其系統也文獻也足可徵也然厥于今日殆爲
六十年之久矣苗裔之分派雲仍之盛替其將口碑頌之而愈恐失真亦將家牒傳之而或
有疎漏況乎叅商于江湖崖角乎都鄙聲氣不能相通者哉嗚呼吾族之譜時日爲急矣余
以禍家後裔孤露餘生凡於先世遺事卓越者無幾存乎後生疑難者未嘗質於先輩識見

淺陋未遑周旋於京鄉各派而愈久愈懼幸乎甲寅之冬京城諸宗氏先倡修譜其敦睦誠力出於孝悌而有此美舉也敦不感悅余欲圖一臂之助然病軀窮鄉未能相其役只以書函質疑焉或以家兒往贅焉翊年之秋乃竣其役美且盛矣諸宗氏尊祖敬宗之誠誠可感歎而唯我鼻祖御史公之後孫分爲兩派府院君派是伯也典書公派是仲也析居四方其數百千而古於丁巳只爲典書公派譜而止又於今日亦未能合譜雖緣事力之不周故也淵明所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之句老蘇所云服始于衰視至塗人之說卽吾譜所以遺憾者也今此譜牒刪正繁文裨補遺闕然顯者顯微者微信傳信疑傳疑是作史之法也猝何能完備而無憾哉姑俟後來之傳採擴張而敢以不文略述微忱猥忝卷末焉後孫兢準謹識

附錄序

丙辰五刊時

家之有世乘猶國之有史記也國無史記則固無以詳其沿革考其事實也家無世乘則亦不能始其傳受推其行蹟也古者史氏所謂世家者是也凡有君親者敢不重其事哉恭惟我始祖出自中國而厥後雲仍固已照燭於麗代矣逮夫本朝軒冕繼世文章德業磊落

相望輝映簡冊焜耀瑣珞者非一二數之而止焉則其文獻事蹟固非一家之私藏也兵禍回祿迭爲消磨其幸而不泯者不過片紙殘板而杞宋之無徵不無其慮柄宰自蚤歲爲是之懼略抄世蹟裒成一冊子藏之于家以待好機會將付剞劂而與宗族共之何幸昨春京中諸宗丈收議刊譜招余以校讎編輯之任顧余以淺陋識見固不敢當惟以表章先德庶幾遂畢生之願乃欣然出席共相茲役至歲底原編告完遂與諸宗謀輯先蹟以向日抄集者爲基本凡自上世傳來遺事及先哲之道學名節至行格言足爲模範後生警醒流俗者撰次成卷附錄于編末以豐川邑誌特揭卷首者表出乎鼻祖發跡尙有其地也繼之以譜系辨疑者辨明乎中古歷史有涉乎疑也其行狀誌文墓道顯刻誄詞雜著俱係先哲事業之所發揮者也至若墓山之圖與識實先祖體魄之所寄托也固不容不明白記載以垂來世者也末乃以行列序次圖結之者後來子姓之綿延昌大預所期卜於無窮也此其編輯之大略也

猶且未完繼述之責又有望於後來者其編次規模亦有宗法次以宗支序以行列不紊不錯有倫有秩實一姓之敦史也嗚呼懿哉蓋譜則一也而原編譜派本也附錄譜德業也派系係於刑氣德業根於性命形氣固不可無也而非性命則形氣亦無所湊着此

從古聖賢大小本末之喻不啻詳且明矣然則今日吾譜之成大小本末無不該備而附錄一編實全部之體要蓋盛舉也雖然有其書而無其事古人所戒凡我諸宗各自奉歸率其子孫日課月習心體身行忠孝清慎之家法詩禮文學之遺訓共守勿墜相率無愆使故家風韻不永泯於百世之下則祖宗在天之靈亦應曰子有後矣其與汗漫書牘之泛泛誦讀而不相干涉者亦有間矣嗚呼諸宗勉之哉孔子誕降後四十周丙辰歲人日後孫柄宰謹書

附錄跋

我任之譜凡三出而止於丁巳距今爲六十年而尙未續焉尊祖重族之道於是乎索然余每讀范文正一人子孫之語未嘗不慨然而興歎也何幸諸宗長奮然創謀能爲積年所不爲之事以講百世一室之誼苟非剛果決烈之勇烏能若是乎且聞譜議則不惟明系譜爲文具而已將以載先世懿蹟以爲附錄久傳之計又要使後生觀法而念修之此真好經略也好規範也蓋就中而觀之若華院四賢社及獨醒成仁門之貞忠大節每講之不覺氣湧如山雖在他人固可以景仰況在子孫地而念誦尤當如何哉公烈於此役嘗有校正之任



而不能視事者不惟無才不能堪當誠以奉老離違有難故也宗中終不遐棄見屬以跋文
以烈之不文固不敢當然亦有不取辭者略述梗槩以附卷末若其經理本末纂修規例原
序詳之茲不復贅云爾後孫公烈謹跋

豐川任氏世譜

附錄跋

我任肇姓已歷三十世實我東方舊族也歷世愈舊歷史愈新前後修譜于茲六刊世代派系宗支昭穆井井不紊而惟此附錄即吾家家聲也先祖先哲忠孝名節輝映乎史乘者道學德業推重乎朝野者嘉行懿蹟昭著乎簡策者總裒集而成篇以徵於百世之下是不啻一姓之典型一家之模楷也抑有關於世道或有補於世教歟是書也實丙辰初刊者而櫟括之際恐或有遺漏之歎今復重加博採增補編輯要使後生觀法而念修之真所謂錦上添花也顧余披露餘生早失庭訓凡於先世文獻雖片言隻字未嘗不金科玉条視矣今蒙諸宗長來汝觀光之教奉讀是書自不覺追慕羹牆之感執書而長吁曰有是哉先烈若是炳烺後昆固當有聞於無窮也夫且今日殫誠致力告厥竣功伊誰之功願言諸宗長勿辭其有辭於永世也矣猥余不文功有所與感不揆僭越謹書于卷末

後孫公喆謹跋

又跋

丙申之秋一日無事奉閱譜牒適乎從弟瑛準來訪曰嗟夫萬國交兵山河中斷先兆瑩域

豐川作上言
瞻掃無路萬家被禍倫理晦塞同祖雲仍講明無地興念及此自不覺中夜心寒此際重修
譜事或可爲後來之徵蓋與共謀余曰君言是佳先獲我心我雖不敏安得不增氣哉於是
與昶鎬族意思歸一三人同行千里不遠京鄉諸宗逶迤巡訪口諭面議辛乎僉謀詢同乃
於丁酉春初始役起草事務經理財貨融資昶鎬瑛準伯淳共掌之編輯而繕書鑑印修粧
專任於明淳弘淳之勞義例攷據修撰校閱多賴於道宰亨宰應淳之助顯準亦小心翼翼
終始相役於焉幾個月僅得了役非敢曰能事畢矣實繼述前人之功也胡爲乎不避僭越
而倡議爲溯考先德也胡爲乎不殫勞苦從事爲啓示後來也胡爲乎題跋爲記重刊始末
也

察訪公十二代孫顯準謹跋